

里下河读书人的幸福生活

◎刘根勤

刘仁前兄散文集《生命的年轮》出版后,第一时间赠书于我,我火速读完,百感交集。

2021年,作者在《大家》与《美文》两本名刊上应邀开设个人专栏“醉岁月”和“岁月有痕”。为此,他短时间内写出了21篇文章,这让我对他的状态之好与笔耕之勤,佩服不已。

这也是仁前兄第一次以“刘香河”之笔名出版散文集。

《香河》是作者正式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,至今已快20年了。然而,这部作品,纸香氤氲,熏陶了不止一代里下河地区青少年的文学之梦。而“香河”也成为中国文学地理版图上的一座别具特色的坐标。

在现实中,兴化并不存在“香河”这个地名,完全属于作者的创造。“刘香”则是真实的存在。既是作者出生的村落名,用他的话说,是他的“血地”;同时,也是他们刘姓的一位老祖宗之名。他用“刘香河”这个笔名,算是认祖归宗,以自己60岁以后的创作向祖宗致敬!明眼人一望便知,作者这是想对过去的文学经历作一个“切分”。所以,读者们有理由对这部散文集有所期待。

与“香河”类似,作者心心念念推广的“里下河文学”概念中的里下河,也不是一条严格意义上的河流,而是一个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里、生态与习俗相近、文风鼎盛的水网地区。经过作者漫长的努力,作者所生活的兴化、泰州一带的自然与人文,也仿佛沈从文笔下的湘西,引人入胜。作者更在汪曾祺先生的大纛下,进一步推动“里下河文学流派”的文学史概念深入人心,颇具影响。

散文集分三辑,第一辑:“年轮里”。本辑所录4篇散文,篇幅都较长,年轮所蕴藏的信息密码十分丰富。或撰写个人生命记忆,或写特定生存境况,对人民生活的生命礼赞。个人的情感、世事的变迁、时代的印记,自然流淌。

我不厌其烦引用一段。“眼下正值隆冬季节,冬至刚过。当地一句‘大冬大似年,家家吃汤圆’,无疑告诉我们,汤圆是冬至日之标配食物。《独断》中说:‘冬至阳气起,君道

长,故贺。’过了冬至,白昼日益加长,阳气回升,乃一个节气循环之开始,吉日也,应该庆贺。显然,此时的汤圆呈现出的是团圆、美好之意味。古人有诗云:‘家家捣米做汤圆,知是明朝冬至天。’”

这段属于典型的里下河地区的风物描写,知识与掌故丰富,在汪老的高邮之外,别开生面,建立起20世纪兴化地区居民生活的文化脉络。

作者的体验更加动人。

“然而,在我童年记忆里,印象最深的却是大年初一吃‘糖团’。大年三十晚上,一家人欢天喜地吃好年夜饭之后,便会在堂屋的电灯下,围坐在大桌旁,各自动手,包糖团。”

作者是20世纪60年代初生人,童年的生活总体是匮乏的,但他的记忆却充满温情。一家人团聚,辛勤劳作,总会有温暖的瞬间。

不止如此,他的笔下,满是人文色彩。

“在包糖团之前,我和父亲有一件重要工作要做:敬神。父亲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,又读过几年私塾,自然会讲些旧时的规矩礼节。”

读到这里,我十分羡慕作者的人生状态,因为他的生活中有“旧时的规矩礼节”。他比我长10多岁,能够见到新旧转换,也在其中发挥传承的作用,还能耳濡目染津津乐道。这很罕见,不单单是因为他的年龄,也因为他的家境,还有他的心性,特别能吸收传统文化中的求知、求善、求美元素。这在新时代作家的笔下,是阙如的。而作家们对这种缺失,似乎没有多少遗憾,或者主动去做什么。作者的经验,很大程度上支持了他后来在职场的文牍生涯、专业的写作之外的公共文化建设的探索。

第二辑是“醉岁月”。这部分6篇文章书写的是活跃在民间的颇具影响力的非遗传承人。他们陶醉在自己的岁月里,取一种民间视角、民间立场、民间态度。在作者的笔下,“民间”更是一种生存状态,一种生存智慧。

“醉岁月”这组书写特定地域民间风俗、风物、技艺的散文中,所涉及的不少非遗传承人,他们在自己所从事的领域中都是响

当当的高手,令人钦佩、灿然生辉。

里下河地区的古谚“荒年成饿不死手艺人”,又说“技多不压身”。他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,首先是风调雨顺,好好种田,在这个基础上学一门手艺,可以不用栉风沐雨,甚至可以传下去。

手艺也分阶段的,初级阶段是技术,厨师、裁缝、木工、瓦工、电工、机修工等等不一而足,中级阶段是艺术,熟能生巧驰名四乡八镇,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“工匠精神”。马克思也说过,手工艺人的幸福感,是大工业流水线工人所体会不到的。这是真的。他们的低效率换来了心境的安宁与成就感的提升。高级阶段,就是文化了,一个地方出现手工艺与手工业的“产业集群”,而且传之久远。

几乎所有人,都对里下河地区人民的热爱写作耳熟能详。但他们不知道,这是晚近才有的事情。孔子说“行有余力,则以学文”,普通人能读书,可以当公务员,或者教书,或者做管理,专业写作,成名得利是小概率事件,富贵更难,遇到转型时代,冻饿而死在所难免,远不如手艺来得靠谱。至于文章写好了,老人们会说,就当学门手艺。这不是无知,而是一种宝贵的人生经验。

作者有文化官员与作家双重身份,但他显然热爱写作,也热爱那些热爱手工艺的人群,他们在遣词造句与精耕细作之间达到了历史与文化的合流。

散文集第三辑是“岁有痕”,11篇文章书写的都是当年作者有缘相识的文艺界的“大咖”们,也包括他苦心组织的各种文学盛事。

由于约稿的关系,作者回忆起他与汪曾祺、陈建功、陆文夫、贾平凹等各年龄段的作家,洛夫、勒克莱齐奥等境外人士,阎肃、孟欣等艺术家的交往,都“奔来眼底”,这是当代文学与文化史的结晶。

我们这个时代难以分类与描述,至少有一点毋庸置疑,就是可以在短短的时间内,经历几千年的生活方式与观念的碰撞、嬗变、轮回。这时候你需要一个美丽的看台如泰州与兴化,再加上一颗强大而丰富的心灵,再日常的文字也可以聚变出非凡的能量。

因此,作者是幸福的,从笔端到生活中,他的这部散文集也名副其实有了历史的境界,其中描绘着里下河文学的心灵地图。

灯下漫笔



雪后通城

◎彭常青

过年的过去式

◎吴国忠

岁月流金

春节快到了,年近花甲的我,想起孩提时代过年的经历。

过年有白米饭吃,一家人还可以围着一锅的猪头肉,管吃够、吃饱,真是解馋啊!平时是吃的纯大麦、元麦粳子饭,用煮芋头、大头菜、萝卜、山芋等当饱。只有家里来了客人,才有一点点白大米,而且是在煮饭前用铲刀把米饭和粳子饭在中间隔开,客人盛米饭,家人吃粳子饭,弄得客人很尴尬,不管碗大小,是不肯再添的。

过年有新衣服穿。那时衣服是新老大、旧老二、缝缝补补又老三,平时是没有新衣服的。

过年有豆腐吃。那时过年,条件好一点的家用十斤黄豆做豆腐吃到正月半。

刚做好的豆腐用酱油一浇,胜似现在的山珍海味。

过年有热闹看。那时有挑花篮的,舞龙灯、狮子灯的,跑马灯的,打莲花的各种玩耍。一是图个热闹,二是图点小利,有的人家给个一元钱,有的给些馒头、“王猫糕”,有的给些跃进、勇士牌的香烟等。

过年有糖吃。我们小时候过年,十岁左右的,正月初一到本队和邻近队的人家去叫人,有的人家就发给你一块一分钱的糖果,也有给两块的,能给四块的就更少了。

现在生活富裕了,天天像过年。希望下一代好好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,发扬艰苦奋斗、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,常怀过紧日子之心,过好平安、平凡、平淡的生活,知足常乐吧!

参观消防车

◎马鸿钰

芬芳一叶

周六,我陪着爸爸去消防站值班。我做完作业后,爸爸突然跟我说:“走,带你去看看消防战车,你不是一直心心念念吗?”听到这样的好消息,我高兴得合不拢嘴,一蹦一跳地跟在爸爸后面来到了一楼的消防车库。

“哇!”来到车库,一辆辆消防车映入眼帘,红蓝相间的警灯、高大挺拔的车身、变形金刚似的大前脸……

“小朋友,要不要去消防车里坐坐呀?”就在我惊叹不已时,和蔼可亲的消防员吴叔叔突然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我想:这么大的消防车,那里面的空间一定足够给消防员坐吧。带着疑惑又期待的心情,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吴叔叔,他静静地看着我的眼睛笑而不答。他轻轻牵着我的手,把我抱到消防车里。

我一上车,马上就惊呆了。原来,消防车里堆满了空气呼吸面罩和灭火水带等

救援设施,根本没有多余的空间。吴叔叔告诉我说,他们出警的时候,大多都是七八个消防员穿戴好救援器具挤在车上。原来,为了最快最好地保护我们,消防员叔叔在车里挤在一块儿,真是辛苦啊!

吴叔叔还给我讲了很多关于火灾的应急小知识,希望我在学校成为一名“小小消防员”,平时多向爸爸学学必备的消防知识和疏散逃生技能,同时也要把消防知识告诉给更多的小伙伴。我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参观完消防车,和爸爸正走在返回的途中,一阵急促的警铃响起,爸爸告诉我,这肯定是又接到火警任务了,只见吴叔叔和其他消防员叔叔一个个迅速穿好消防服、戴好头盔火速登上消防车。望着驶出营区的消防车,我默默祝愿:可爱可敬的消防员叔叔都能平安归来!

(指导老师:黄霞)